

挪威 森林猫

刘心武 著

我和我的动物朋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天天出版社

挪威
森林
猫

刘心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挪威森林猫 / 刘心武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8.9

(我和我的动物朋友)

ISBN 978-7-5016-1415-8

I. ①挪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5292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邓 茜
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

版次: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: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78千字

印数: 1-10,300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415-8

定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没有专门去写所谓动物题材的作品，但应出版社之邀编一个集子，我却也能从近些年的文章里搜罗出这么几万字来。这三十一篇东西，有的是散文随笔，也有的介乎散文和小说之间，还有的是纯粹的小说。

十几年前，台湾诗人焦桐和妻子谢秀丽一起，创办了名为“二鱼文化”的出版机构，他们出了一套饮食文学作品系列，让我编一本加入，我就编了一本《藤萝花饼》，每篇都和至少一样食物或饮料有关。他们出版了，焦桐兄还写了关于我

的“饮食文学写作”的论文，在台湾的学术会议上宣读，令我受宠若惊。但细读他那论文，就发现他直率地指出，我的那些“饮食文学”，其实几乎全是题材上无自觉性的产物，与其说我是写饮食，不如说我是借饮食为引子，去抒发我对社会、人生、世道、人心、人情、人性的体味与感悟。那么，出版社审读我的这个集子，想必也一定会哑然失笑——我在“动物文学”的题材自觉性上，恐怕比“饮食文学”的题材自觉性更要差许多。

这些年国内的文学界，无论是《狼图腾》的引人瞩目，还是《藏獒》的波澜迭起，似乎都预示着一种鲜明的题材意识，那就是从动物入手，去揭示人性深处的东西，企图对转型期的世道人心起到某种昭示与警诫的作用。我想，他们那种重墨泼洒的作品固然满足了一些读者的需求，但也还有另一些读者，没有时间读厚书长文，只想在有限的休闲时间里，翻阅一下图文并茂的薄书短文。那么，天天出版社主编这样一套也会讲到狼讲到獒，更会一直讲到猫狗鱼虫的动物题材丛

书，倒也真体现出了和谐社会写作与阅读的多元取向。因此，自己不揣浅陋，也来参加一本。

生命可贵。生命脆弱。生命需要呵护。生命需要关爱。我愿像书中写到的那一只长吻蜂，在短暂的存活期里，以爱渡人，并且也接收到爱。

1 失去记忆的妈妈

2 长吻蜂

3 长吻蜂

4 长吻蜂

5 长吻蜂

6 长吻蜂

7 长吻蜂

8 长吻蜂

9 长吻蜂

10 长吻蜂

11 长吻蜂

12 长吻蜂

13 长吻蜂



目 录
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|
| 1 | 快去准备玻璃瓶 |
| 6 | 冰箱里的黑泥糕 |
| 10 | 鱼寿星 |
| 14 | 长吻蜂 |
| 18 | 麻雀圆舞曲 |
| 22 | 雪地风波 |
| 26 | 蝴蝶·松鼠·电池 |
| 30 | 蜻蜓几时飞 |
| 34 | 仙蝶寻踪 |
| 38 | 钓金龟 |
| 42 | 清理猫毛 |
| 45 | 挪威森林猫 |
| 50 | 猫城记猫 |

- 54 真的，它很害羞
- 59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
- 63 安心孵蛋
- 69 喜鹊妈
- 73 阳台上的蝴蝶
- 77 依偎
- 83 碰头食
- 87 这次，从巴迪熊爱起
- 90 大猩猩
- 95 狼·蟒·牛·猫
- 100 鲇鱼借碗盘
- 105 刺猬进村
- 109 喊雁阵
- 113 鸡怕鸽破脸
- 117 携鸡童子
- 121 《红楼梦》里的宠物
- 127 草葬
- 134 大鹅嘟嘟



快去准备玻璃瓶

两个中学生来找我，说他们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宠物。乍听到我颇不以为然，心想固然如今养猫狗什么的已成时尚，但他们何必以此为乐？他们说所拟培养的宠物并非猫狗，而是最小型的一种，让我猜。我说难道是报纸上登过照片的那种能立在巴掌心的小猴儿？他们说那太贵重了，他们要培养的将是最大众化的；我就猜是热带鱼，有的热带鱼不是比指甲盖还小吗？他们就提示说，是昆虫；啊，我马上猜定是蚰蚰，也是从报上看到，如今有的地方以斗蚰蚰为赌博手段。我心里更不以为然了，就跟他们说，学校减负，是为了让你们能更健康地成长，小小的年纪去热衷于繁殖蚰蚰，难免被人引着去赌博……他们笑了，说您



怎么就总猜不着，您不是鼓励我们课余读些唐诗吗？我们都很喜欢杜牧的那首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但是，我们对萤火虫只能想象，却从来没有见到过真的，那么美丽的小生命，对人不但无害，而且还曾起到过照明作用——语文老师早就教给我们“囊萤映雪”的成语——为什么我们到现在简直看不到了呢？

是呀，现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萤火虫了。记得半个世纪前，我刚到北京定居时，我们住的那个胡同大院的后院里，夏秋就常有萤火虫飞动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去弯掌捕捉。创作活动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杰出女作家冰心，曾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……虫儿也是可爱的。藕荷色的小蝴蝶，背着圆壳的小蜗牛，嗡嗡的蜜蜂……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，都是极温柔，极其孩子气的。你若爱它，它也爱你们。”这种对包括萤火虫在内的小生命的爱，是应该代代相传的啊！其实萤火虫自古以来就经常被文人墨客引入诗画，比如清代诗人何绍基有句：“想见夜深人散后，满湖萤火比星多。”清代还有个诗人赵执信，他有首《萤火》是这样写的：“和雨还穿户，经风忽过墙。虽

缘草成质，不借月为光。解识幽人意，请今聊处囊。君看落空阔，何异大星芒。”萤火虫原是一种在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地方都最常见，而且和普通老百姓相处得最和谐的一种昆虫啊！现在城市里见不到了，乡村应该还有吧？可是来找我的中学生里有一位曾随爷爷在暑假里回到江南老家，他说他特意去村边的田野里寻找萤火虫，却始终没能找到。是啊，人们在热衷于发展经济，大步奔向现代化的同时，令自然生态发生了不小变化，连大象老虎都越来越稀少，萤火虫的锐减乃至在不少地区的灭绝，究竟有多少人给予关注呢？这样想来，两位中学生决心培育萤火虫的想法，不仅应该大力支持，而且很令我感动。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诗意关怀。

但是，萤火虫容易培养吗？在我四川老家，早年间有的老乡把坟场里夜半窜飞的“鬼火”和萤火虫混为一谈。其实前者不是生物，是从死者朽骨里分解逸出的磷化氢自燃发出的光亮；但萤火虫确实也曾引出某些人的恐怖联想，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《夜半歌声》，那里面的插曲是冼星海谱的，有两句唱道：“空庭飞着流萤，高台走着狸鼯……”画面上的流萤就起着“鬼火”的效应，

阴森森，惨兮兮。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萤火虫是腐草转化的说法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太太小姐们闲了做猜谜的游戏，一个人说了个“萤”字，另一个猜了个“花”字，为什么算答对了呢？因为“花”字拆开就是“草化”，有古书《礼记》为证，里面“月令”一章明确宣布：“季夏之月……腐草为萤。”无论是以磷火模拟萤火虫还是等待腐草里自动飞出萤火虫来，显然都是不行的。我问两位中学生，你们弄清楚萤火虫是怎么发光的了吗？他们说问了教生物课的老师，又查了资料，萤火虫无论雌雄，身上都有发光器，发光的机理是由于发光细胞内的荧光素被催化氧化，伴随产生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出所致，而因反应产生的大部分能量都用来发光，只有极少部分转为热能，所以当萤火虫停在我们手上时，我们不会被光给烫到；为引进萤火虫的种虫与虫卵，他们已经通过互联网给南方几家相关科研机构发去了“伊妹儿”，并已得到积极回应……我听了真觉得置身在了一个温煦美丽的童话里。

两位中学生的计划是认真的，他们请我早些准备好玻璃瓶，说一旦能批量生产，就给我装上一瓶！古代那位囊萤苦读的车胤，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玻璃，装萤火虫的囊

无非薄练，透光度肯定很差；现在以玻璃瓶装萤火虫，如果遇到停电，当个手提灯盏不成问题。我说就是不停电，我也会关掉电灯，尽情享受那萤灯的盎然诗意。让我们都快快去准备玻璃瓶吧，好迎接那久违了的萤火虫！



冰箱里的黑泥糕

川妹子嫁给了北京小伙，热恋期间，她画过一幅水彩画：古老粗壮的大槐树下，露出虽然残破却极富韵味的老式院门，院门外有两位老人坐在小马扎上，摇着大蒲扇乘凉。婚后小两口住楼房，这画一直挂在他们单元的门厅里。不过，川妹子对胡同旧院的生活情趣，究竟所知还浅。

这天是公公的七十大寿。丈夫因公出差，只是从远方用手机打来问候电话。川妹子一个人提了个生日蛋糕去祝寿。进院到屋，公公遛弯儿去了，只有婆婆在小厨房里弄寿面，打过招呼，她就管自进到堂屋，拉开冰箱门，正想把买来的蛋糕搁进去，却发现那里头已然有了个大匣子，便大声问：“妈，谁先买来个蛋糕？”婆婆耳有点背，回答她：

“啊，丹皋？来过来过……”她把那匣子先拿出来，打开一看，吃惊不小！那哪是蛋糕，竟是一匣子黑泥！丹皋是胡同里失过足的小伙，这坏小子，怎么跑这儿来恶作剧！愣了一下，她就把自己带来的蛋糕放进冰箱，然后踮着脚尖，拿着那匣黑泥，趁婆婆在厨房里只露着背，把那东西扔到院门外不远的垃圾站去了。转回身时她还在琢磨着怎么跟二老交代，总得先圆个谎，且不能让没来得及开匣验糕的寿星老堵心。

谁知她这下可闯出了个大祸！寿星老堵着心回来，手里正捧着被她扔掉的那匣“黑泥糕”——原来，那是公公好不容易经营了半年多的心肝宝贝！

当然，误会很快也就消除，丹皋是来过，送的是两个葫芦。婆婆怪自己耳背，没招呼好媳妇。媳妇忙着道歉。寿星老且没心思吃寿面和蛋糕，他像对待玻璃器皿一般，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那匣宝贝。原来，退休后他的乐趣之一，就是“饭蝓蝓”。“饭”在这里做动词用，是繁殖的意思。川妹子后来查了许多种词典，包括《北京方言词典》，都没找到公公嘴里发出的那个“饭”音该拿哪个字来表达。她一度认为应该写成“繁”，可是公公坚持说就

是“饭蝻蝻”，还有“饭蚰蚰”“饭油葫芦”“饭金钟”，都是一类的乐子。

早在头年秋末，公公与几位同好者就乘公交车去西山，采集了一些即将甩籽的母蝻蝻，回来放在几经筛配的泥土里，让母蝻蝻在那“黑泥糕”里甩籽。为了让土里的籽提前成熟，老北京积累了一整套的方法，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让那含籽的“黑泥糕”微微受冻。以前没冰箱时，冬日要洒清水，放在院里一定时辰……然后则又要以较高温度持续烘焙。小蝻蝻出土后，每七天要蜕一次皮，并且自己将蜕皮吃净，如是七次，到春节前后方能成虫。于是，在雪花纷飞的冬日，胡同院落里也能听到蝻蝻的鸣唱了……

蝻蝻最后一次蜕皮时，小两口跟老爷子一起，守着装在大玻璃罩里的“黑泥糕”，看那斜放在其中的竹棍上的蝻蝻，怎么缓缓地破皮而出，敢情蝻蝻那两根长长的须子，是从腹部抖抖擞擞弹伸出来……蝻蝻吞掉了自己最后一片蜕皮，趴伏在“黑泥膏”上，鲜绿娇嫩，好可爱！

老爷子给蝻蝻准备嫩菜叶和面包虫，婆婆过来笑问媳妇：“你不觉得这是胡闹吗？”川妹子认认真真回答：“妈，

这正经是胡同文化呢！老北京人，不管有多少烦恼，总能自己找乐……”老太太却又听岔了：“什么？找药，你感冒啦？”另外三个都笑软了身子……